

馬華教育学简史

方修 著

董总出版

馬華教育学简史

方修 著

董总出版

著 者：方 修

出版者：Diterbitkan oleh: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UCSCAM)
c/o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303960

承印者：Dicetak oleh:

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No.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Tel: 03-6269211

定 价：[REDACTED]

1986年3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9次印刷

印数：16,001—18,000

原 序

这册小书的底本是一份教学讲稿，由一九六六至六九年陆续编成，原来的规模比目前大了将近一倍。一九六九年中，我着手替世界书局编纂《马华新文学大系》，为了省事，便将讲稿的结构完全砸碎，文字也加以压缩，改写为十篇简略的专题史，作为《大系》的导言——即小说二篇，理论批评二篇，戏剧运动二篇，诗歌、散文、剧本、出版活动各一篇。这么一来，讲稿删削改动的太多，已经不易还原。现在只能迁就《大系》各集导言的成文，重组成书。虽然仍保持原先讲稿的纲目，但内容却已粗略得多。好在《马华新文学大系》早已出版，读友们如有兴趣，可以按照有关纲目从中找到所需的补充资料。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新 版 序

本书于一九七四年由新加坡万里书局印行，历年零星销售，存书渐少。近时读书界偶有需求，均感搜购为难。万里书局又早已改变营业方针，很少出版本地文艺书刊，看来这本小册子就要和许多七十年代初期的出版物一样，变成稀有的绝版书了。没有想到马来西亚华校董总出版小组，却来征求我的意思，可否由他们重印若干，作为独中学生的课外读物。我以为这是方便读书界的一件好事，当即表示同意，并将本书重新校阅一遍，补正些错字漏字，增加了一篇“附录”，交由该机构发排。

我虽然先后编写过三两种马华文学史，可是内容比较均整、结实、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勉强拿得出去的，实在也只有这一册小书。虽说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就陆续出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但那时候搜集资料的条件实在太差：星大图书馆的一间小房子里堆塞着一叠叠松散凌乱的旧报章合订本，尚未拍摄成显微胶片，我们必须一册一册搬到图书阅览室来翻

读、抄写，或者是把所需的各版文字，在版面上做了个记号，夹上纸片，再加上一份总表，列明各版的刊名、日期、页码等，请求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拨冗帮忙，把它们一版一版找了出来，拍成照片。在这样麻烦的情形之下，我的工作速度，自然十分缓慢，所得也很有限。结果，费时好几个月，合了数人之力，总算是用了两百页的单线练习簿，抄了百几十册资料，包括各个副刊的篇目、发刊词、编后话，每年文艺活动的总结性报导、若干重要的评论、散文、短诗、以及少数小说戏剧创作的片段文字。（其中以副刊篇目占多数，仅仅星洲、南洋、新国民三家报章，即整整抄了三十多册。此外叻报、总汇、南洋时报、槟城新报等也有十余册，合共约五十册。）接着，又得到图书馆当局的热心支持，先后拍摄了一千多张全版的报刊照片。上述的三卷本《马华新文学史稿》，就是由这些东西拼拼凑凑，敷衍成书的。由于先天的不足，内容的草率粗疏，自是必然的事。最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书中有不少篇幅，就只利用副刊的篇目，以及发刊词、编后话之类来填补。其实，即使就副刊篇目而论，也还是不完整的。例如二十年代后期槟城南洋时报的副刊篇目，遗漏的就很不少。原因是星大图书馆庋藏的旧报章，当时还没有全部集中在那间小贮藏室里，我们所接触到、抄录到的，就那么的不够全面了。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我着手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情形已经有了长足的改善。一来，许多旧报章早经星大图书馆的摄影室拍成了显微胶片，而且有了自动冲洗影印机的设备，可以在观看显微胶片时随意影印出来。这可方便得多了。我几乎把所有的显微胶片都浏览了一两遍，并大量地影印出我所需要的资料。二来，与此同时或稍早一些，我又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另一大叠旧报章，那是星大图书馆的贮藏室储存不下，寄放到这里来的。其中有好些还是我在六十年代初期搜集资料时未曾见到者；包括新加坡的民国日报、槟城的中南晨报、光华日报，以及另一部分南洋时报和槟城新报的合订本。这又使我

花了三五个月的时间，在国家图书馆参考书室管理员曾国辽先生的特别安排下，用我自己的摄影机拍摄了无数的稿照。本来我是准备改写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的，但这些日子我为了应付“马华新文学史”的讲课，正需要一份在内容上形式上比《史稿》更适合于教学的讲义，因而这一大批新的资料就被用来编写教学讲义——那就是现在这一册小书的底本。

嗣后，我觉得只有一份讲义，无论编写得怎样的详细，也还是不足以应付整个课程或者一般读者的需求。修习马华新文学史的学生要有多量的原始作品以供参考、研读、或作业之用，一般读者也希望广泛地接触到早期的本地创作，以便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马华新文学的历史风貌。于是，我又开始了《马华新文学选集》、《马华新文学大系》等丛书的编纂。由于教学上有了这些选本的辅助，我的讲义也就编得比较简略。现在的这一册《马华新文学简史》是由我的教学讲义删节、压缩、整理出来的，所以分量就更加单薄了。

然而，比起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来，这一册《简史》的内涵却是更加丰富的。它所用到的资料至少十倍于前者。只要稍微比对一下，就会容易地发现它所叙写的事项，有很多是前者所悬缺的；诸如文艺副刊方面的《混沌》、《涛声》、《野马》、《南针》、《戏剧》、《蜕变》，文学现象方面的新兴文学运动、新兴戏剧运动、南洋色彩文艺的提倡、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重要作者方面的林独步、陈晴山、浪花、慧聆、海底山、静倩等都是。虽然《马华新文学史稿》曾于七十年代初期加以改写，出成两卷本的修订本，但修订的工作并不怎样的认真。因为十大册的《马华新文学大系》那时候已经出齐，而且体制上是按照马华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编纂，不是编成一般的文学选集，我以为这在某一程度上是可以当作一部新编的史稿来看的。其次，我当时已开始在整理战后的一些史料，不想被战前的这一段拖得太久，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耐心去做那种修补破屋似的工作；勉强做了一点，也是避重就轻，草草了

事。譬如，三卷本的《史稿》中列出某些报章副刊的篇目，缺漏颇多，出刊的情况也说得不很准确，修订本不但没有根据我较后所蒐集到的资料加以补充，反而快刀斩乱麻似的把原有的一些有关副刊的篇幅删去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在后期已经掌握到多量更重要的史料，作者作品、文学运动、戏剧活动等各个部分都有很多东西亟待补写改写，对于副刊篇目一类的微枝末节，便无意再去花费工夫。但另一方面却也正好反映了我自己此刻已是急于结束战前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以致对于《史稿》的进行补苴罅漏始终抱着潦草的、马虎的态度。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另一件事见出。《史稿》修订本补充了许多话剧演出的剧目，更补述了早期的好些重要的作者作品，但有若干创作名篇，如陈晴山的《牛女》、何采菽的《在医院中》、忠实的《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细胡的《历史的终点》、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流浪的《南京人氏》、乳婴的《八九百个》、铁亢的《试炼时代》等等，还是被略去了或者只是一笔带过；这些作品在《马华新文学简史》中反而有了着重的介绍。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这一册《简史》的一个缘由。

因此，董总出版小组今次重印这本小书，我是无任欢迎的。我也希望这本小书对于独中同学的了解一点马华文学史实，会有些儿的帮助。至于更完整更充实的星马华文文学史的编写，就只有寄望于未来的历史工作者了。

作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新加坡

目 次

原序	i
新版序	ii
第一章 马华新文学的萌芽	1
第一节 萌芽期马华新文学概说	1
第二节 文艺园地的草创	4
第三节 散文的演进	8
第四节 新诗的诞生	14
第五节 小说的出现	19
第六节 戏剧文学的登场	26
第二章 理论批评的初步建立与新剧运动的蓬勃开展	29
第一节 理论批评的初步建立	29
第二节 新剧运动的蓬勃开展	34
第三章 马华新文学运动的起来	41
第一节 马华新文学扩展期概说	41
第二节 马华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44
第三节 马华新文学扩展初期的创作	46
第四章 新兴文学的滥觞与南洋色彩的提倡	52
第一节 马华新兴文学的滥觞	52

第二节 新兴文学滥觞期间的产品	54
第三节 南洋色彩的提倡	58
第四节 唯美主义的发端	61
第五节 感伤的浪漫主义作者	63
第五章 新兴文学运动的崛起及其影响下的南洋色彩文艺	66
第一节 *涛声、野马、混沌的发刊	66
第二节 新兴文学的风行	70
第三节 新兴文学运动的深入	73
第四节 新兴文学的理论建设	79
第五节 文字案的发生与新兴文运的式微	81
第六节 新兴文运影响下的《洪荒》旧人	82
第七节 新兴文运影响下的《椰林》作者群	88
第六章 新兴文学运动的尾声	94
第一节 南洋新兴戏剧运动	94
第二节 新兴文学消沉前的挣扎	99
第三节 文艺批评的成长	103
第七章 歉收的季节	108
第一节 马华新文学低潮期概说	108
第二节 出版界的萧条	110
第三节 文风的恶劣	115
第四节 创作的歉收	119
第五节 成长中的新人	126
第八章 马來亚本位概念的形成与低潮期马华戏剧活动	132
第一节 马來亚本位概念的形成	132
第二节 大众语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35
第三节 不良文风的批判	138

第四节 戏剧工作者的艰苦奋斗	139
第九章 抗战文艺运动的勃兴	148
第一节 马华新文学繁盛期概说	148
第二节 恢复活跃的马华文坛	152
第三节 抗战文运主导理论的建立	156
第四节 抗战文运的支流(一): 文学通俗化运动	159
第五节 抗战文运的支流(二): 文艺通讯运动	164
第六节 抗战文运的支流(三): 诗歌大众化运动	166
第七节 抗战文运的支流(四): 文化现实化运动	167
第八节 抗战文运的支流(五): 反侵略文学运动	168
第十章 抗战文艺的丰收(上)	171
第一节 小说	171
第二节 戏剧	182
第十一章 抗战文艺的丰收(下)	191
第一节 诗歌	191
第二节 散文	197
第十二章 抗战文艺的重要辅翼——救亡剧运	209
第一节 救亡剧运的全面开展	209
第二节 业余话剧院的成立与救亡短剧的涌现	214
第三节 提高戏剧艺术的倡导与多幕剧的繁兴	218
第四节 救亡剧运的退潮与剧人的分化	219
第五节 方言剧的扩展与星洲保卫战期间救亡短剧的再盛	224
附录 马华新文学史问答题	226

第一章 马华新文学的萌芽

第一节 萌芽期马华新文学概说

一九一九年十月初，星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雜誌》及另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

新国民日报并非星马地区的第一家华文报刊。在它发刊以前，当地已有不少华文出版物存在。其中最有名的是叻报及其副刊《叻报坱张》；此外还有《星洲评论》等定期雜誌。但这些报刊的登载白话作品大多是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雜誌》之后，而思想精神的革新则尤要迟些（如《叻报坱张》）；有些虽然较早出现一点白话文字，但数量甚微，内容方面也缺乏“五四”的时代精神（如《星洲评论》）。因而真正渊源於五四运动的马华新文学活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雜誌》的出现，

实为其发轫。

然而，新国民日报及《新国民雜誌》的创刊，只是带来了零星的马华新文学活动，并非像中国当时的《新青年》等刊物一样，大力地发动新文学运动。继《新国民雜誌》之后陆续出现的若干刊物，如叻报的《文艺栏》，南洋商报的《商餘雜誌》……等，对于新文学的茁长也都只是起着辅助的作用，并非倡导推动的主力。这些刊物虽然容纳白话文，宣扬新思想，培养了一批新文学作者，但它们在支持新文学新思想的同时，也登了不少散播旧思想旧道德的毒素的文章；所揭载的新文学作品也大多很稚拙。这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延至一九二五年七月以后，才有《南风》和《星光》等纯粹的新文艺刊物相继起来，有意识地提倡新文学，发动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同时也推出了一批较成熟的作品。所以由一九一九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这几年间，我们称之为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时期。

马华新文学萌芽期开始的时候，英国人统治星加坡，槟城，马六甲等地已逾百年（星加坡一八一九年开埠），马来联邦各州沦为殖民地也由十数年至数十年不等（雪兰莪、天定州各地於一八二六年割让予英国；吡叻，彭亨，柔佛，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於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四年先后接受英国保护），所以那正是一个十足的殖民地时代。外国的金融寡头，本地的封建地主及买办资本家，紧紧地控制着星马的政治经济，也建立起半封建的殖民地的文化，各民族的劳苦大众过着卑微，过劳，麻木，悲惨暗淡的生活。而华人的中下阶层的情况尤其恶劣。他们除了和其他的兄弟民族一样地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思想上受奴化之外，还在政治上特别受歧视，深感被压迫被侮辱的痛苦。此外，又加上一层中国式的封建文化的摧残与毒害。因为华人的大量移

殖星马地区，当时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人口少说也上了百万，因而形成了馬來亚的一个民族，或者说已经在馬來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华族社会。这个社会也承袭着数千年來统治着中国人民的一切封建文化，它和同一时期中国的许多地方一样地 风气闭塞，一样地盛行着鬼神迷信，盲婚制度，人口贩卖，养婢蓄妾……等等陋风陋习。因此当时的华族大众特別需要一场民主主义的社会运动与文化革命。

这就是何以中国的五四运动能够立刻在当地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广泛的响应的主要原因。

萌芽期的马华新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都在萌芽或草创的状态中。就文艺园地言，它只有科文不分的综合性刊物或文白混什的文艺专刊，没有纯粹的新文学刊物。就文学现象言，它只有个别的写作活动，没有群众性的文学运动；只能在一些综合性或言文混什的专刊中建立几个新文学的小据点，未能形成一种蔚为风气，深入人心的新思潮。就文学创作言，虽然也有若干可观的产品出现，如林稚生、张叔耐的散文，林独步的诗歌和小说，新晓的剧本等等，但大多数并不成熟；虽然在创作方法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一般上也祇处在自然主义或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水平，很少有较深刻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或中国创造社初期那种狂飚式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文艺理论批评方面虽然有了初步的建设，而且有了较长篇的有系统的论述出现，但还没有获得崭新的，科学的文学思想的指引。至於戏剧的演出方面，也充满着浓厚的文明戏的色彩，还未掌握到现代化的话剧表演的规范。

从下一节起到第二章为止，我们将对这种情形作比较具体的叙述。

第二节 文艺园地的草创

马华文艺报刊的史的演进，与新文学本身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中，是马华新文学的萌芽时期，也是马华文艺园地的草创时期。这期间，较纯粹的新文艺刊物还未出现，文坛的主要支柱是一批文白混杂，写剪相兼，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副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其次是叻报的《文艺栏》及《叻报俱乐部》，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槟城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等几个。

《新国民杂志》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发刊，每日半版，四号字排印，最初三两个月，绝大部分是剪稿及文言文作品，属于马华新文学范畴的稿件，只有少数评论或杂文，如晓虹的《教育革命论》等。是年十二月杪至一九二〇年初，陆续出现了若干新诗及小说创作，作者有苏厚禄，啸崖，苏正义，林独步等。其后撰稿人逐渐增加，篇幅也由半版扩充至全版。一九二二年底，新文学稿件已经占有一半的版位，而且部份采用五号字排印。一九二三年初，全部改排了五号字，容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虽然仍旧是文白混杂，写剪相兼，却已经成为了这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文艺园地。

《文艺栏》创刊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它的前身是《叻报附张》。《叻报附张》的存在较《新国民杂志》为早，但刊登新文学创作则较迟，大约到了一九二一年底，才有一两篇白话小说出来。一九二二年初增辟《杂谈》《新诗》各栏，内容渐有可观，但一般说来仍甚陈旧，且多低级趣味文字。是年四月，叻报延聘周君南为总编辑之后，才着意革新，发刊《文艺栏》，选

载比较严肃健康的作品，其中《自由谈》及《新诗》二栏，尤为精彩，作者有建东，冶襄，天铎等。一九二三年六月间，《文艺栏》改名《叻报俱乐部》，新文学作品续有增加，但素质未见提高，要到一九二八年杪改为《椰林》，才另有一番崭新的面貌。

《商余杂誌》最初称为《新生活》，一九二三年九月发刊。一两月后因故停刊，一九二四年初复版，便正名《商余雜誌》。内容以小说创作较好，新诗最差。该刊於一九三二年初改为《晓风》，一九三七年间再恢复原名，简称《商余》，作为南洋商报晚版的副刊，战后因晚版停刊，又成为该报早版的固定刊物。

《光华雜誌》的创刊约在一九一三年，那还是马华旧文学时代，没有新文艺作品。一九一九年扩充篇幅，一九二〇年起采用白话文剪稿，也渐渐有了当地的新文学作者投稿，编者为陈宗山。

以上几个综合性的副刊，除了《新国民雜誌》之外，终於这一时期，大多还是采用四号字排印，而且连新式标点也没有，内容较《新国民雜誌》逊色，但都算是马华新文艺园地草创时期的重要刊物。

与这批综合性副刊差不多同在一个时候出现，而且尽了一定的相辅作用的是各报的《时评》栏。

《时评》栏原是各报的编辑人员评论时事的专栏，但也容纳外稿，用白话撰写的很多，评论的范围也极广泛，包括国际问题，社会事件，文化艺术现象，人生哲理，行为道德等等。所以稿件也就多种多样：有的只是普通的时事评论，新闻性和逻辑性多於文艺性；有的虽然是评论时事，却写得流丽清畅，韵味深永，可称为“政论散文”（或文学性时评）。那些评述人生问题，行

为道德的，则常常是些哲理散文；那些批评文化艺术现象的，又常常成为剧评或文学短论。还有些侧重谈论个人的感触或见闻的，便大多成为了杂感散文或记叙散文。这些都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期的杂文学作品，数量甚丰。

《时评》栏几乎每天都有，而且版位相当固定。有时每天出现三两篇，分配在本地新闻版及《国内通讯》版的右上角或左下角。

还有各报的新闻版，如《本坡新闻》、《南洋新闻》、或《本坡新闻》的《来件》栏中，也经常出现一些评论，杂感，甚至素描，速写之类，和《时评》栏的稿件同样富有文艺气息，为研究早期的马华新文学所不宜忽视的。

不过《时评》栏与新闻版之作为重要文艺园地，为时并不太久，大概只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这一段期间。一九二三年以后，随着马华报业本身的发展，较为正规的时事评论及新闻稿，和富有文艺性的稿件渐渐分了家；许多文学短论、哲理散文、抒情散文、杂感、素描、速写等等，便陆续移到副刊版去了。

《时评》栏与新闻版作为文艺园地的重要性消失之后，继之而起的是一批专门刊登某一性质文字的副刊，如《小说世界》，《银幕世界》等等。这批专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起先后在新国民日报面世，内容大都与《新国民杂志》等综合性副刊同样的文白参半，新旧合璧。唯一的特点是完全废除剪稿，采用本地作品。其中较重要的是下列几种：

《小说世界》——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五日创刊，专登小说创作，均为一期完的短篇。

《戏剧世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发刊，刊登独幕